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石點頭 第四回 瞿鳳奴情愆死蓋

一點靈光運百骸，經綸周慮任施裁。體教放逐同奔馬，要使收藏似芥萑。

舉世盡凶無相火，幾人能作不燃灰。

請君細玩同心結，斬斷情根莫浪猜。

話說人生血肉頑軀，自懷抱中直至蓋棺事定，總是不靈之物。惟有這點心苗，居在胞膈之內。肺為華蓋，大小腸為溝渠。

兩腎藏精蓄髓，葆育元和，所以又稱命門，然皆聽憑心靈指揮。

有時退藏於密，方寸間現出四海八垓。到收羅在芥子窩中，依然沒些影響，方知四肢百骸，不過借此虛守則，立於天地之間。

臭皮囊不多光景，有何可愛。說到此處，人都不信，便道：「無目將何為視，無耳將何為聽，無鼻如何得聞香臭，無口如何得進飲食，養得此身，氣完神足，向人前搖擺？總然有了眼耳口鼻，若不生這兩道眉毛相配，光禿禿也不成模樣。所以五官中說眉為保壽，少不得要他襯貼。何況手能舉，腳能步，如何在人身上，只看心田一片？好沒來歷。」這篇話說，卻像有理。然不知自朝官宰相，以及漁樵耕牧，那一個不具此五官手足。

如何做高官的，談到文章，便曉得古今來幾人帝、幾人王、幾人聖賢愚不肖。談到武略，便曉得如何行兵，如何破敵，怎生樣可以按伏，怎生樣可以截戰。若問到漁樵耕牧以下一流人，除卻刀斧犁鋤，釣罾蓑笠，一毫通融不得。難道他是沒有眼耳口鼻的？只為這片心靈彼此不同，所以分別下小人君子。還有一說，此心固是第一件為人根本。然辯賢愚，識貴賤，卻原全仗這雙眼睛運用。若沒了這點神光，縱然心靈七竅，卻便是有天無日，成何世界。但這雙眼，若論在學士佳人，讀書寫字，刺繡描鸞，百工技藝，執作經營，何等有用，何等有益。單可惜趁副了浪子蕩婦，輕佻慢引，許多風月工夫，都從茲而起。

且莫說宋玉牆東女子，只這西廂月下佳期，皆因眼角留情，成就淫奔苟合勾當，做了千秋話柄。據這等人看來，反不如心眼俱蒙，到免得傷了風化。閒話休題，如今單說一個後生，為此方寸心花，流在眼皮兒上，變出一段奇奇怪怪的新聞。直教：

同心結縮就鴛鴦，死骷髏妝成夫婦。

話說嘉興府，去城三十里外，有個村鎮，喚做王江涇。這地方北通蘇、鬆、常、鎮，南通杭、紹、金、衢、寧、台、溫、處，西南即福建、兩廣。南北往來，無有不從此經過。近鎮村坊，都種桑養蠶織綢為業。四方商賈，俱至此收貨。所以鎮上做買賣的挨擠不開，十分熱鬧。鎮南小港去處，有一人姓瞿號濟吾，原在絲綢機戶中經紀，做起千金家事。一向販綢走汴梁生理，不期得病身歿，遺下結髮妻子方氏，年近三十四五。

一個女兒，小名鳳奴，才只十二歲。又有十來歲一個使女，名喚春來。還有一房伴當，乘著喪中，偷了好些東西，逃往遠方。單單存這三口過活，並無嫡親叔伯尊長管束。

俗言道得好：「孤孀容易做，難得四十五歲過。」方氏年不上四旬，且是生得烏頭黑鬢，粉面朱唇。曲彎彎兩道細眉，水油油一雙俏眼，身子不長不短，娉婷婀娜，體段十分妖嬈。

丈夫死去雖說倏忽三年，這被裡情趣，從冷淡中生熟鬧來，擒之不著，思之有味，全賴著眼無所見，耳無所聞，深閨內苑，牢籠此心。已槁之木，逢春不發，既寒之灰，點火不燃，才是真正守寡的行徑。那知方氏所居，只有三進房屋。後一帶是廚灶臥房，中一帶是客座兩廂，堆積些米穀柴草。第一帶沿街，正中間兩扇大門，門內一帶遮堂門屏，旁屋做個雜房，堆些零星什物。方氏日逐三餐茶飯以外，不少穿，不少著，鎮日裡無聊無賴。前前後後，一日走下幾十回，沒情沒緒，單單少一件東西。咳！少甚麼來，不好說，不好說。只可恨有限的歲月，一年又是一年，青春不再，無邊的煩惱，一種又是一種，野興頻來。一日時當三月，百花開放，可愛的是：

多情燕子成行，著意蜂兒作對。那燕子雖是羽毛種類，雌雄無定。只見啾啾唧唧，一上一下，兩尾相聯，偏湊著門欄春色。那蜂兒不離蟲蟻窠窠，牝牡何分。只見咿咿唔唔，若重若疊，雙腰交撲，描畫就花底風光。

方氏正倚著門屏邪視，只見一個後生，撇地經過。頭戴時新密結不長不短鬢帽，身穿秋香夾軟紗道袍，腳穿玄色淺面靴頭鞋，白綾襪上，罩著水綠縐紗夾襖，並桃紅縐紗褲子。手中拿一柄赤真金川扇，掛著蜜蠟金扇墜，手指上亮晃晃露著金戒指。渾身輕薄，遍體離披，無風搖擺，回頭掣鬚的蹀將過去。

這後生是誰？這後生姓孫名謹，表字慎甫，排行第三，人都叫他為孫三郎。年紀二十以外，父母盡亡，娶妻劉氏，頭胎生子，已是六歲。家住市中，專於販賣米穀為業，家貲巨萬。此人生來氣質恂恂，文雅出眾。幼年也曾讀書寫字，雖不會吟詩作賦，卻也有些小聰明。學唱兩套水磨腔曲子，弦索簫管，也曉得幾分。只因家道饒裕，遍體綺羅，上下截齊。且又貼襯些沉香，薰得滿身撲鼻，是一個行奸賣俏的小伙子，使錢撒漫的大老官。

不想這日打從方氏門首經過，這一雙俊俏偷情眼，瞧見方氏倚著門屏而立，大有風韻，便有些著魂。所以走了過去，又復回頭觀望。這方氏本又是按捺不下這點春情的半老佳人，一見了孫三郎如此賣弄，正撥著他的癢處。暗想道：「天地間那得有這碗閒飯，養著這不癡不呆，不老不少，不真不假，不長不短的閒漢子。這老婆配著他，卻也是前緣有定。」心裡是這等想，歎口氣回身折轉進去。又暗想道：「不知這人可還轉來？」才轉這念，卻有幾個兒童叫道：「看狗起，看狗起。」卻是甚的來？時當三月，不特蟲鳥知情，六畜裡頭，惟有狗子是人養著守宅的，所以沿階倒巷，都是此種。遇著春見發作，便要成群。古人有俚言幾句道得好：

東家狗，西家狗，二尾交聯兩頭扭。中間線索不分明，漆練膠黏總難剖。若前或後團團拖，八腳高低做一肘。這家傾上水幾盆，那家遇上灰半簍。人固要知羞，狗自不嫌丑。平空一棒打將開，垂尾低頭各亂走。

只可笑方氏既要進門，聽此一句沒正經說話，轉身出頭一看，若是街坊上有人，他也自然進去，只因是幾個小孩子，站在那裡看。方氏一點無名相火，直觸起來，不知眼從心上，又不知心從眼上，驀突突攪得一腔火熱，酥麻了半個身體。那三郎又走不多遠，也聽得孩子們叫笑，正在方氏門前，故意折轉身來，如順風落葉，急水游魚，剛剛正見方氏在那裡觀看。方氏招眼望見孫三郎，已在面前，自覺沒趣，急急掩上遮堂門扇，進內去了。孫三郎隨口笑道：「再看一看何妨。還不用到陳媽媽哩！」只因這一看，不打緊，頓使那些：糶糶賣小成擲果潘安，冰漿娘半就偷香韓壽。

也是夙世冤孽，孫三郎自見方氏之後，魂夢顛倒，連米行生意，都不經心。又打聽得是個孤孀，家裡又無男人，大著膽日逐在他家門首擺來擺去。那方氏心裡，也有了這個後生，只是不曉得他姓張姓李。這一點沒著落的閒思想，無處發付，也不時走到門前張望，急切裡又兩不相值。

一日，方氏正在堂中，忽聽得門首鑼聲當當的響，許多小兒女，嘈嘈雜雜。方氏喚春來同走出去觀看，原來是弄獼猴的花子，肩挑竹籠，手牽獼猴，打著鑼，引得這些小兒女，跟著行走。這花子見方氏開門來看，便歇下籠子，把鑼兒連敲幾下，口裡哩哩羅哩唱起來。這獼猴雖是畜類，善解人意，聽了花子曲兒，便去開籠，取臉子戴上，扮一個李三娘挑水。方氏叫春來喚出女兒同看。那些左鄰右舍，並過往的人，頃刻就聚上一堆。大凡緣有湊巧，事有偶然，正當戲耍之際，恰好孫三郎也撞過來。這獼猴又換了一出，安安送米，裝模做樣，引得眾人齊笑。孫三郎分開眾人，擠上一步，解開汗巾，拈出錢把一塊銀子，賞與花子。說：「李三娘挑水，是女娘家沒了丈夫；安安送米，是兒子不見了母親，如此苦楚，扮他怎的。不如扮個張生月下跳牆，是男女同歡。再不然扮個彩蘋扶著無雙小姐，同會王仙客，是尊卑同樂。」那花子得了采頭，憑他饒舌。方氏舉眼一觀，正是那可意人兒，此時心情飄

蕩，全無話說。那風奴年已一十五歲，已解人事，見孫三郎花嘴花舌，說著渾話，把娘一扯說道：「進去，進去。可恨這後生，在那裡調嘴，我們原不該出來觀看。」方氏一頭走，說道：「真金不怕火，憑他調嘴何妨。」口中便如此說，心裡卻捨不下這個俏麗後生，恨不得就摟抱過來，成其好事。這場獼猴扮戲，分明又做了佛殿奇逢。

方氏時時刻刻記掛那人，只是徑路無媒，到底兩情相隔。

朝思暮想，無可奈何。一日，忽地轉著一念道：「除非如此如此，方可會合。」背著女兒，悄悄地叫過春來說道：「你到我家來，卻是幾歲？」春來道：「記得來時是七歲，今歲十三歲，在娘子家，已六年了。」方氏道：「你可曉得，這六年間，不少你穿，不少你吃，我平日又不曾打罵你，這養育之恩，卻也不小。你也該知恩報恩。」春來道：「我年紀小，不曉得怎麼恩，怎麼報。但憑娘子吩咐。」方氏笑道：「我也不好說得。」春來道：「娘不好說，教我一發理會不來。」方氏道：「你可記得，前日首獼猴撮把戲，有一個小後生，解汗巾上銀子，賞那花子麼？」春來道：「前日娘同鳳姐進來時，看撮戲的人，都說還虧了孫三官人，不然這叫化的白弄了半日。如此想就是這個人了。我常出去買東西，認得他住在市中大橋西塊下，向沿河黑直楞門內，是糶糶糧食小財主。」方氏道：「正是，正是。今後你可坐在門首，若見孫三官來，便報我得知。切不可漏此消息，與鳳姐曉得。後來我備些衣飾物件，尋一個好對頭嫁你。」這十三歲的丫頭，有甚不理會，帶著笑點點頭兒，牢記在心。日逐到門首守候，見孫三郎走來，即忙報與方氏。方氏便出來半遮半掩，賣弄風情。漸漸面紅，漸漸笑臉盈腮，秋波流動，把孫三郎一點精靈，都勾攝去了。

孫三郎想道：「這女娘如此光景，像十分留意的。我拚一會四顧無人之際，撞進門去，摟抱他一番。他順從不消說起，他不順從，撒手便出。他家又沒別個男子，不怕他捉做強姦。」

「心上算計已定，這腳步兒愈覺動了。一日走上四五六遭，挨到天色將暮，家家關門掩戶，那方氏依然露出半個身軀，倚門而立。孫三郎瞻前顧後，見沒有人，陡起精神，踏上階頭，屈身一揖，連稱：「瞿大娘子，瞿大娘子。」叫聲未了，隨勢搶向前，雙手摟定。方氏便道：「孫三官好沒正經。」口裡便說，身卻不動。忙將手去掩大門，一霎時，弄出許多狂蕩來。

一個雖則有家有室，才過二十以外，精神倍發，全不懼風月徐娘；一個既已無婿無夫，方當四十之前，滋味重投，盡弗辭顛狂張敞。

狂興一番，兩情難捨，緊緊抱住，接唇啣舌，恨不得並作一個。方氏低低叮嚀道：「我寧節三年，並沒一絲半線差池。自從見你之後，不知怎地攝去了這點魂靈。時刻牽掛，今日方得遂願。切莫洩漏與人，壞我名頭。你得空時，就來走走，我叫丫頭在門首守候。」孫三郎道：「多蒙錯愛，怎敢洩漏。但得此地相敘，卻是不妥。必得到你房中牀上，黏皮著骨，恩恩愛愛的頑耍，才有些趣味。」方氏道：「房中有我女兒礙眼，卻乾不得。中堂左廂，止堆些柴草，待我收拾潔淨。堂中有一張小榻，移來安設在內，鎖著房門，鑰匙倒留你處。你來時，竟開鎖入去，拴著門守候，我便來相會。又省得丫頭在門首探望，啟人疑心。」孫三郎道：「如此甚妙。」方氏隨引進去，認了廂房。又到裡邊取了一把鎖，將鑰匙交與了孫三郎，然後開門。方氏先跨出階頭，左右打一望，見沒人行走，把手一招，孫三郎急便閃出，搖搖擺擺的去了。

方氏到次日，同春來把左廂房柴草搬出外面空屋內堆置。

將室中打掃得塵無半點，移小榻靠壁放下，點上安息香數十根，熏得滿室香噴噴的。先把兩個銀戒指賞著春來，教他觀風做腳，防守門戶。自此孫三郎忙裡偷閒，不論早晚，逕來與方氏盡情歡會。又且做得即溜，出入並無一人知覺。更兼鳳奴生性幽靜，勤於女工，每日只在房中做些針指，外邊事一毫不管，所以方氏得遂其欲。兩下你貪我愛，著戀纏綿，調弄得這婆娘如醉如癡，心窩裡萬千計較，癡心妄想，思量如何做得個長久夫妻。

私付道：「他今年才二十三歲，再十年三十三歲，再十年四十三，還是個精壯男子。我今年三十八，再十年四十八，再十年五十八，可不是年老婆婆？自古道：男於所愛在容貌。倘我的顏色凋殘，他的性情日變，卻不把今日恩情，做了他年話柄，貽笑於人，終無結果。不若使女兒也與他勾上，方是永遠之計。」

我女兒今方十五，再十年二十五，再十年三十五，還不及我今年的年紀。得此二十年往來，豈不遂我心願。只是教孫郎去勾搭吾女容易，教吾女去勾搭孫郎倒難。自古道：女子偷郎隔重紙，男子偷女隔重山。如今卻相反其事，怎生得個道理。」心上思之又思，沒些把柄。等孫三郎來會時，到與他商議。

孫三郎聽見情願把女兒與他勾搭，喜出望外，謝道：「多感恩情，教我怎生樣報答。」方氏道：「那個要你報答，只要一心到底，便足夠了。」孫三郎就發誓道：「孫謹後日倘有異心，天誅地滅，萬劫勳角披毛。」方氏道：「若有此真心，也不枉和你相交這場。但是我女兒性子執滯，急切裡挑動他不得，如何設個法兒，使他心肯。」孫三郎想了一想，說：「不難，不難！今晚你可如此如此，把話兒挑撥。他須是十五歲，男女勾當，量必也知覺了。況且你做娘的，能個教他覓些歡樂，萬無不願之理。」方氏道：「是便是，教我羞答答，怎好啟齒。」孫三郎道：「自己兒女，有甚麼羞。」方氏又沉吟了一回，答道：「事到其間，就是羞也說不得了。但我又是媒人，又是丈母，理數上須要著實周到。」孫三郎也笑道：「若得成就好事，丈母面上，自當竭力孝順。只是今日沒有好東西奉敬大媒，先具一物，暫屈少敘何如？」兩下說說笑笑，情濃意熱，摟向榻上，歡樂一番，方才別去。

話休煩敘。當日晚間，方氏收拾睡臥，在牀上故意翻來覆去，連聲歎氣。鳳奴被娘擾攪，也睡不著，問道：「母親為何這般愁悶？」方氏道：「我的兒，你那裡曉得作娘的心上事。自從你爹拋棄，今已三年多了，教我孤單寂寞，如何過得。」鳳奴只道他說逐日過活的事，答道：「我想爹爹雖則去世，幸喜還掙得這些田產。比上不足，比下有餘，將就度日子罷了，愁悶則甚。」方氏道：「兒，若論日常過用，吃不少，穿不少，雖非十分富足，也算做清閒受用，這又何消愁悶。但日間忙碌碌混過，到也罷了，惟有晚間沒有你爹相伴，覺得冷冷落落的，淒楚難捱，未免傷心思念。」鳳奴聽了這話，便不做聲。方氏叫道：「我兒莫要睡，我有話與你講。」鳳奴道：「睡罷了，有甚麼講。」方氏道：「大凡人世，百般樂事，都是假的。只有夫妻相處，才是真樂。」鳳奴道：「娘，你也許多年紀了，怎說這樣沒正經的話。」方氏道：「我的兒，不是做娘的沒正經。你且想人生一世，草生一秋，若不圖些實在的快活，可不是枉投了這個人生。兒，你是黃花閨女，不曉得其中趣味。若是嘗著甜頭，定然回味思量。論起這點樂境，真個要入土方休。」

何況我現今尚在中年，如何忍得過！」那鳳奴年將二八，情竇已開，雖知男女有交感之事，卻不明個中意趣若何。聽見做娘的說的津津有味，一挑動芳心，不覺三焦火旺，直攻得遍體如燃，眼紅耳熱，胸前像十來個槌頭撞擊，方寸已亂。對娘道：

「如今說也沒用，不如睡休。」

方氏見話兒有些萌芽，慌忙坐起身來，說道：「兒，我有一件事，幾遍要對你說，自家沒趣，又住了口。如今索性與你說知。兒，你莫要笑我。」鳳奴道：「娘有事只管說，做女兒的怎敢笑你。」方氏道：「自從你爹死後，雖則思想，卻也無可奈何。今年春間，沒來由走出門前，看見兩隻燒剝皮交連一處，拖來拽去。兒，這樣勾當，可是我人看得麼？一時間觸物感傷，剛剛又湊著一個小後生走過，卻是生得風流俊俏。自此一見，不知怎地，心上再割捨他不下。何期一緣一會，復遇獼猴撮把戲，這後生卻又撞來。說起張生跳牆，彩鶯無雙小姐，兩件成雙對的風話，一發引得我心情撩亂。」鳳奴道：「可就是那穿秋色兒直身掉嘴這人麼？」方氏道：「正是此人，原來他也有心與我，為此故意說這啞謎。不想春來卻認得他喚做孫三官，開個糧食店，父母已無，家私巨富。做娘的當時拿不定主意，私下遂與他相交。且喜他做人乖巧，出入並無人知覺。」

但恐到後萬一被鄰舍曉得，出乖露醜，壞了體面。我欲從長算計，孫三官今才二十三歲，只長得你八年，不若你與他成了夫婦，我只當做個老丫頭，情願以大作小，服事你終身。拾些殘頭落腳，量不占住你正扇差條，一舉兩得，可好麼？」鳳姐躊躇半晌，方說道：「常言踏了爹牀便是娘，這個人踏了娘牀便是爹，只怕使不得。」方氏道：「如今只好混賬，那裡辨得甚麼爺，論

得甚麼娘。況且我只為舍你不下，所以苦守三年，原打賬招贅女婿，來家靠老。今看這孫三官，又溫柔，又俏麗，又有本錢，卻不是你終身受用。」鳳奴道：「既恁地，只憑娘做主便了。但有一件，倘然他先有了妻子，我怎去做他的偏房別室？」方氏雖與孫三郎暗裡偷情，只好說些私情的話，外防鄉鄰知覺，內防兒女看破，忙忙而合，忙忙而散，實不曉得他有妻子沒妻子。一時急智，便道：「他是頭婚，並不曾有老婆。」鳳奴道：「如此卻好。須要他先行茶禮，擇個吉日，擺下花燭，拜了天地家堂。你便一來做娘，二來做媒人，這方是明媒正娶。若是偷情勾當，斷使不得。」方氏連聲應道：「這個自然。」

隔了兩日，孫三郎來問消息，方氏將女兒要行茶禮，花燭成親的事說與。孫三郎歡喜不勝，即便買起兩盒茶棗，並著白錢二十兩，紅綠綢緞各一端，教人送來為聘。此外另有三兩一封，備辦花燭這費。送聘後三日，即是吉期。孫三郎從頭至足，色色俱新，大模大樣，踱來做新郎。也不用樂人吹手，也不整備筵度，媒人伴娘嬪相，都是丈母一人兼做。雙雙拜堂，花燭成婚。正是：

破瓜女被翻紅浪，保山娘席捲寒霜。

看官，大抵人家女兒，全在為母的鈐束。若或動止蹊蹺，便要防閒訓誨，不合玷辱門風，才是道理。可笑這方氏，自己不正氣，做下沒廉恥的勾當，自不消說起。反又教導女兒偷漢，豈不是人類的禽獸？還有一說，假如方氏誠恐色衰愛弛，要把女兒錮住孫三，索性挽出一個媒人，通知親族，明明白白的行聘下財，贅入家來。這一牀錦被，可不將自己醜行，盡皆遮蓋？

那知他與孫三郎，私欲昏迷，不明理法，只道送些茶棗之禮，便可掩人耳目，不怕傍人議論。以致弄得個生離活拆，有始無終。只這兩個淫婦姦夫，自不足惜。單可憐連累這幼年女子，無端骯髒了性命，豈非是前冤夙孽。後話慢題。

且說孫三郎慣在花柳中行走，善會湊趣幫襯。見鳳奴幼小，枕席之間，輕憐重惜，加意溫存。這鳳奴滋味初嘗，果然渾身歡暢，情蕩魂銷，男貪女愛，十分美滿。孫三眷戀新婚，一個月不在家中宿歇。便是日間，也間或歸去走遭，把店中生意，盡都廢了。那方氏左鄰右舍，見孫三郎公然出入，俱各不憤，幾遍要尋事打他。自此沸沸揚揚，傳說孫三郎奸占孤孀幼女。

那瞿門雖無嫡親叔伯，也還有遠房宗族。一來道方氏敗壞家門，二來希圖要他產業。推出一個族長為頭，一張連名呈詞，將孫三方氏母女並春來，一齊呈告嘉興府中。那太守姓洪名造，見事關風化，即便准了，差人拘拿諸犯到官聽審。鳳奴情知事已做差，恐官府嚴究春來，必致和盤托出。心裡慌張，將若干衣飾，私與春來，叮囑道：「倘或官府問及，你須說我是明媒說合，花燭成親的。若遮蓋得我太平無事，即死在黃泉，亦不忘你恩德。」春來點頭領命。

孫三郎央分上到太守處關說，也說是明媒說合，不是私情勾當，要免鳳奴到官。怎奈鄰里又是一張公呈，為此洪太守遂不肯免提，將一千人盡拘來審問。那孫三、方氏、鳳奴，都稱是明媒正娶。宗族鄰里，堅執是母子賣奸。太守乃喚春來細問。

這丫頭年雖幼小，到也口舌利便，說道：「主母孀居無主，憑媒說合，招贅孫謹為婿。宗族中因主母無子，欲分家私，故此造言生事，眾鄰舍也是乘機紮詐。」宗族鄰舍，一齊哄然稟說：「通是這丫頭往來傳遞消息，成就姦情。只消夾他起來，便見真偽。」太守喝住了眾人，問春來：「既是明媒正娶，媒人是那個？」春來四顧一看，急切裡對答不來。太守把案一拍，喝道：「如今媒人在那裡，快說來饒你一撈！」嚇得這丫頭戰兢兢，兢答應道：「媒人就是主母。」太守不覺啞然大笑道：「好個媒人就是主母，真情在此了。」欲待將孫三、方氏等一齊加責，因念著分上，心上一轉道：「中年寡婦，暗約是真；閨女年青，理或可貸。」隨援筆判道：

方氏馬齒未足，孫謹雄狐方綏，固不及媒妁之言，遂訂忘年之誼，事固有之。有女乍笄，顏甲未厚，亦豈能丑母之苟合，而為之間一言乎。瞿門無子，尚有生產可分。方不能選昭穆可繼者為宗祧遠念，訟端所以不免耳。至其家事，憑族長處分，並立嗣子以續香火。方氏、孫謹離異，姑杖警之。女以年幼不問。使女春來。固無妖紅伎倆，而聲問所通，亦不能無罪，並杖以息眾喙。

太守判罷，又喚孫三郎，喝道：「本該重責你一頓板子，看某爺分上，姑且饒你。今後須要學做好人，如若再犯，決不輕恕。」嚇得孫三連連叩頭而出。瞿家族黨，遂議立嗣子一人，承結瞿濱吾宗祀。將家產三分均開：一股分授嗣子，一股與方氏自贍，身故之後，仍歸嗣子，一股分析宗族，各沾微惠。鳳奴擇人另配。七張八嘴，亂了數日，方才停妥。不想族中有一人，渾名喚做瞿百舌，住在杭城唐樓地方，與本鎮一個大富張監生相知。偶然飲酒中間，說及方氏不正，帶累女兒出乖露醜的事。張監生問起女兒年紀，又問面貌生得如何。那鳳奴本來有幾分顏色，瞿百舌又加添了幾分，一發形容得絕世無雙。這張監生少年心性，一時高興，就央他做媒，要娶來為妾。瞿百舌正要奉承大老官人，有何不可，滿口應承，飛忙趁船來與方氏說親。方氏要配個一夫一婦，不肯把與人做妾。瞿百舌心生一計，去尋族長商議，許其厚謝，財禮中還可抽分。那族長動了貪心，不容方氏主張，竟自主婚許與張監生為妾。議定聘禮百金，兩人到分了一半，擇日出嫁。

那鳳奴雖憑官府斷離，心裡已打定不改嫁的主意。及至議將家產三分均開，指望母子相依，還圖後日團圓。不道才過得兩三月，卻又生出這個枝葉，已知勢不能留。每日閉著房門，默默的自嗟自歎自泣，取過針錢，將裡衣密密縫固。方氏誠恐他做出短見事，不時敲門窺探他，也只是不開。方氏在門外好言安慰，也不答應，一味嗚嗚哭泣。將嫁前一日，備起酒肴，教春來去邀孫三郎訣別。孫三郎害怕，初時不肯來。鳳奴大怒，再教春來去話，道：「當日成親，誓同生死，今日何背前盟。」孫三郎垂淚道：

「鳳姐恩情，我安敢負。但恐耳目之地，又生事端，反為不美。」春來道：「鳳姐有言，如官人往一見，即當自到宅上。」孫三郎聽了，歎口氣道：「罷，罷！鳳姐如此厚情，何惜一死報之。」即隨春來同往，時已抵暮，母女張筵秉燭以待。三人相見，各各悲咽。

孫三郎與鳳奴並坐，方氏打橫，春來執壺在旁。鳳奴滿斟一大觥，進與孫三，含泣而言道：「薄柳賤姿，擬托終世。不料瞿門以分產借名，逼我改嫁。總係敗殘花柳，更不向東君重調顏色。今雖未能以死相從，而此衣誓非君手不解。如君不信，請開我衣，願求彩線縫下左腋，連及腰襠，以為他日之證。君宜自愛，妾從此長別矣。」道罷，自己也進一大觥，放聲長號。孫三、方氏俱掩面泣，春來亦歎歎不勝。孫三帶淚執鳳奴之手，又回顧方氏說道：「愚庸過分，兩獲佳緣。原將調借老可期，半子半婿，你知我知。何意驚起鳳波，遂至分割。然由合數所遭，只索付之無奈而已。幸善事唐樓張貴人，勿更念王涇孫浪子。」鳳奴聽了，勃然變色道：「君以我為棄舊憐新耶？我聞婦人以貞一為德，今既事你，當守一而終。豈可冒恥包羞，如煙花下賤，朝張暮李乎？」言罷又泣。孫三見其悲哀懇切，抱置膝上，舉袖拂拭淚痕，說道：「我孫三不過是市井俗子，何德何能，乃蒙如此愛重，肯為我堅守節操，教我何以為報。但不知今生可有再見之期了。」口中便說，不覺涕泗交溢，哽咽不能出聲。鳳奴一發淚下如雨，向袖中取出白羅手帕一方，折成方勝，又將繡帶一條，打做同心結，係著方勝，納於孫三袖中。含淚說道：「留此伴你，身則不能矣。三魂有靈，當相從於九泉之下可也。」

孫三聽罷，將手中酒杯一擲，奪身而起，走出房門。約有半個時辰，不見進來。方氏道：「兒，孫郎想不忍見你這般淒慘，竟自去了。」急教春來觀看，外面門戶盡閉，卻未曾出去，母女以為奇怪。移燭到處照看，何意孫三走到廚房，取過尖刀，將這子孫椿谷蚌榷一刀割壞，半連不斷，昏倒在地，血污滿衣，嚇得母女魂魄皆喪，急扶到牀上臥下，半晌方蘇。鳳奴道：「你行此短見，莫非恨我麼？」孫三忍痛呻吟說道：「我實誤了你娘女兩人，安得倒有怨恨。意欲自刎，以表此心。但恐死得不乾淨，反累你母子，故割絕此道，以見終身永無男女之事。」

況我原有妻室，已生一子，後代不絕，此心無所牽掛。惟要你母子知我此情，非薄倖男子足矣。」言罷，各相持哭。盤桓未久，不覺雞聲三唱，天色將明。孫三郎勢難再留，只得熬著疼痛作別，三人攬做一團，直哭得個有氣無聲。正是：

世上萬般哀苦事，無非死別與生離。

不題孫三郎歸家養病。且說鳳奴送別之後，淚眼不乾，午牌方過，張家娶親船隻已到。一個做媒的瞿百舌，一個主婚的族長，主張管待來人，催促出門。娘女兩人又相持大哭，各自分離。鳳奴來到張家，那張監生大是溫柔俊雅，比孫三郎卻也相仿。看見鳳奴顏色，果然美麗，大是歡喜。他本是富豪子弟，女婢滿前，正室娘子，又寬和賢德，所以少年納妾，全無愠意。

張監生第一夜到新房中，擺下酒肴，要與鳳奴飲幾杯添興。那知鳳奴向隅而立，不肯相近。張監生走向前去扯他，鳳奴掙脫，躲過那邊。張監生折轉身來，他又躲過這邊。兩下左旋右轉，分明是小孩子紮盲光景。服侍丫頭，都格格的笑個不止。張監生跑得氣喘吁吁，扯他不著，只得坐下。他本來要取些歡樂，不道弄出這個嘴臉，好生沒趣。心裡也還是嬌怯怕羞，教丫頭斟酒，連飲十數大杯，先向牀上睡下。打發丫頭們出去，指望眾人去後，自然來同睡。鳳奴卻將燈挑得亮亮的，倚著桌兒流淚。張監生酒量不濟，到了牀上，便昏昏熟睡。天明方醒，身邊不見新人，睜眼看時，卻端然而坐，大以為怪。起身入上房，與大娘子說夜來如此，連大娘子也不信。

少頃，鳳奴來見禮，問其為甚如此，只是低頭垂淚。大娘子見他可憐，倒勸丈夫從容愛護，莫要性急。張監生依了這話，是晚便不進房。恰又遇著城中有事，一去十餘日方歸。一夜乘著酒興，步入房來。鳳奴一見便要躲避。張監生橫身攔住，笑道：「你今番走向那裡去。」鳳奴轉動不得，逼到一個壁角邊，被他雙關抱住，死掙不脫，直抱到牀上按倒。鳳奴將雙袖緊緊掩住面龐。張監生此時，心忙意急，探手將衣服亂扯，左扯也扯不開，右扯也扯不斷。仔細一看，原來貼肉小衣，上下縫聯，所以分拆不開。氣得他一團熱火，化做半杯雪水，連道詫異。

放下手走出堂前，教家人尋瞿百舌來，與他說：「如此如此，這是為甚緣故，他既不願從我，可還了原聘，領了去罷。」瞿百舌聽了，不慌不忙，帶著笑道：「大相公好沒撻熬，既娶來家，是你的人了，怎說領了去的話。」張監生道：「我娶妾不過要消遣作樂，像這個光景，要他何用。」瞿百舌道：「大凡美人多有撒嬌撒癡，大老官務加憐香惜玉，方為在行。若像你這猴急，放出霸王請客幫襯，原成不得。」張監生道：「他把衣服上下縫聯，難道也是我不在行？」瞿百舌道：「這正是他作嬌處。」張監生笑道：「恐這樣作嬌，也不敢勞。」瞿百舌道：「大相公不難，今已將滿月，其母定來探望。待我與他說知，等他教導一番，包你如法。」張監生見說得有理，也就依了。」

瞿百舌按住了張監生，飛風到王江涇，與方氏說這樁事。

此時那嗣子已搬人來家，方氏只住得後邊兩間房子。他自從遭了那場恥辱，自覺無顏色，將向日這段鳳騷，盡都銷磨，每日只教導春來做些針指。心裡只牽掛著女兒，不時暗淚。瞿百舌一口氣趕來，對方氏說：「你女兒這般這般，觸了主人之怒，要發還娘家，追討聘禮，一倍要還三倍。我再三勸住，你可趁滿月，快快去教女兒，不要作梗。財主是牛性，一時間真個翻過臉來，你可吃得這場官司。」方氏本是驚弓之鳥，聽見官司兩字，十分害怕，心裡卻明曉得鳳奴為著孫三，決不肯從順。

左難右難，等到滿月，只得買辦幾盒禮物，帶著春來去看女兒。

不想鳳奴日遂憂鬱，生起病來，本只有二三分病體，因怕張監生纏帳，故意臥牀不起。張監生聽了瞿百舌的話，做出在行幫襯，請醫問卜，不時到牀前看視。鳳奴一見進來，便把被兒蒙在頭上，不來招架。恰好方氏來到，母女相見，分外悲啼。且見女兒有病，不好就說那話。向著張監生夫妻，但稱女兒年幼無知，凡事須要寬恕。那大娘子見方氏做人活動，甚是歡喜。

背地問鳳奴衣服縫聯的緣故，方氏怎敢說出實情，一味含糊應答。

一日，大娘子請方氏吃茶，留下春來相伴鳳奴，正當悄悄地問孫三郎信息。忽見門簾啟處，張監生步將入來，鳳奴即翻身向著裡面。張監生坐在牀前，低聲啞氣的問：「今日身子還是如何，心裡可想甚東西？」連問兩聲，鳳奴竟不答應。春來在側，反過意不去，接口道：「今日略覺健旺，只是虛弱氣短，懶得開口。」張監生見他應對伶俐，舉目一觀，那頭髮剛剛覆眉，水汪汪一雙俏眼，鵝卵臉兒，白中映出紅，身子又生得苗條有樣，大是可人。便問：「你叫甚名字？」那丫頭應言喚做春來。張監生立起身道：「我方才買得拂手在外，你可隨我去拿一隻與鳳姐。春來只道是真，隨著就走。引入一個小書房中，張監生將門閉上，摟住親嘴。春來半推半就道：「相公尊重，莫要取笑。」張監生那裡聽他，擁向醉翁榻上，扯開下衣，縱身相就。那丫頭年紀雖小，已見孫三郎與方氏許多醜態，心裡也巴不得嚐嚐滋味，也奈何輪他不著。今番遇這財主見愛，有何不可。只是芳心乍吐，經不得兩驟風狂，甚覺逡巡畏縮，苦樂相兼。須與情極興闌，但見落紅滿榻，張監生取出一枝鳳玉簪，與他插戴。又將一隻大佛手遞與，勾著肩兒，開門送了，說道：「留你在此，做個通房，可情願麼？」春來道：「多謝相公抬舉，只怕沒福，還恐我家娘不肯放我。」張監生道：「我開了口，怕他不肯。」春來點首，捧著佛手而去。看官，大抵遇合各自有緣分，一毫勉強不得。譬如張監生費了大注財禮聘妾，反不能沾一沾身子。這春來萍水相逢，未曾損半個紙錢，倒訂下終身之約。世間事體，大率如此。所以說：

有意種花花不活，無心插柳柳成陰。

且說鳳姐一臥二十餘日，方氏細察他不是真病，再三譬喻，教他莫要如此。鳳奴被娘逼不過，只得起身梳洗，尚兀妝做半睡半坐。方氏才將瞿百舌所言說與，苦勸勉強順從，休要累我。

鳳奴忿然作色道：「娘不見我與孫三郎所誓乎？言猶在耳，豈可變更。你自回去，莫要管我，我死生在此，決不相累。」方氏見話不投機，即時要歸。大娘子那裡肯放。張監生又為著春來，苦苦堅留。到另設一間房戶，安頓方氏住下，自己來陪伴鳳奴。他意中以為母子盤桓日久，自然教道妥當，必非前番光景。誰知照舊不容親近，空自混了一夜。衣服總都扯碎，到底好事難成。張監生大恨，明知為著情人，所以如此。次日即將鳳奴鎖禁空樓，吩咐使女輩日進三餐薄粥，夜間就在樓板上睡臥。方氏心中不忍，卻又敢怒而不敢言。無顏再住，連忙作辭歸去。張監生另送白銀三十兩，要了春來，渾身做起新衣，就頂了鳳奴這間房戶。吩咐家中上下，稱為新姐。這豈不是：

打牆板兒翻上下，前人世界後人收。

張監生做出這個局面，本意要教鳳奴知得，使他感動，生出悔心。奈何鳳奴一意牽係孫三，心如鐵石，毫無轉念。說話的，假如鳳奴既一心為著孫三，何不速尋個死路，到也留名後世。何必做這許多模樣，忍辱苟延？看官有所不知，他還是十六七歲的女子，與孫三情如膠漆，一時雖則分開，還指望鳳波定後，斷弦重續。不料得生出這瞿百舌，貪圖重利，強為張氏納聘。雖然勢不能違，私自心懷癡想，希意張監生求欲不遂，必有開籠放鴉鵂之事。那時主張自由，仍聯舊好，誰能問阻。

所以方氏述瞿百舌退還母家之說，倒有三分私喜。為此寧受折磨，不肯即死。有詩為憑：

生死靡他已定盟，總教磨折不移情。

傍人不解其中意，只道紅顏欲市名。

話分兩頭。且說孫三郎在家醫治傷口，怎奈日夜掛掛鳳奴，朝愁暮怨，長歎短吁，精神日減，瘡口難合。捱到年餘，漸成骨立，愈加腐爛，自知不保。將家事料理，與兒子取了個名字，喚做漢儒，叮嚀妻子，好生撫養。劉氏啼啼哭哭，善言寬慰。

看看病勢日重，他向妻子說了幾句斷話，又教邀過方氏一見。

劉氏不敢逆他，即差個老嫗，喚乘轎子去接。方氏聞說孫三病已臨危，想起當日恩情，心中淒切，也顧不得羞恥，即便乘轎而來。彼此相見，這番慘傷，自不必說。孫三郎向懷中取出同心結，交與方氏道：「我今生再不能復見鳳姐矣，煩你為我多多致意。」言訖，瞑目而逝。可憐劉氏哭得個天昏地暗，一面收拾衣衾棺木。

方氏索性送殮過了，方才歸家。思量女兒被張郎鎖禁空樓，絕無音耗，不知生死如何。須去看個下落，也放下了腸子。喚個小船，來到唐樓。張監生即教春來出來迎接，方氏舉目一看，遍體綺羅，光彩倍常，背後倒有兩個丫頭隨侍。問起女兒，卻原來依舊鎖禁樓上。方氏此時心如刀割，嗟歎不已。見過了張郎夫婦，即至樓上看鳳奴時，容顏憔悴，非復舊時形狀。母女抱頭而泣，方氏將同心結付還，說孫三病死之故，鳳奴不覺失聲大慟。方氏看了女兒這個景狀，分明似罪囚一般，終無瞭解。

私地埋怨春來說：「你今既得時，也須念舊日恩情，與他解冤釋結，如何坐視他受苦。」春來道：「我怎敢忘恩負義，不從中周全。怎奈相公必要他回心轉意，鳳姐執迷不允。每日我私自送些東西上樓，卻又不要，教我左難右難。這幾時我再三哀求，已

有放歸的念頭，娘可趁此機會，與相公明白講論一番。

待我在後再攬幾句，領回家去罷。」

方氏得了這個消息，到次日要與張監生講話。正遇本圖公正里甲，與張監生議丈量田地。方氏走到堂中，向各人前道上萬福，開言道：「列位尊官在座，我有不知進退的話，要與張相公說知，討個方便。多承張相公不棄我女鳳奴，聘來為妾。

或是我兒到了你家，有甚皂絲麻線，落在你眼裡，這便合應受打受罵受辱，便是斲頭也該。然也須捉奸捉雙，方才心服。若未入門時，先有些風聲，你便不該娶了。或是誤於不知，娶後方曉得平昔有甚不正氣，到家卻沒其過失，這叫做入門清淨，要留便留。若不相容，就該退還娘家，何故無端鎖禁樓中，如罪囚一般，此是何意？磨折已久，如今奄奄有病。萬一有些山高水低，我必然也有話說。常言死人身邊自有活鬼，你莫恃自家豪富，把人命當做兒戲。」眾人聽了此話，齊道：「大娘言之有理。張相公你若用他，便放出來，與他個偏房體面。若不用他，就交還他去，但憑改嫁，省得後邊有言。」張監生心裡已有肯放去的念頭，又見方氏伶牙俐齒，是個長舌婦人，恐怕真個弄出些事來，反為不美。遂把人情賣在眾人面上，便教開了樓門，喚出鳳奴，交還方氏領去。方氏即就來船，載歸王江涇。

過了月餘，方氏對鳳奴道：「兒，你今年紀尚小，去後日子正長。孫三郎若在，終身之事可畢。他今去世，已是絕望。

我在此尚可相依，人世無常，倘若有甚不測，瞿門宗族，豈能容你。那時無投無奔，如之奈何。況春花秋月，何忍空過，趁此改圖，猶不失少年夫婦。」鳳奴聞言大怒，說道：「娘，你好沒志氣！前既是你壞我之身，只謂隨他是一馬一鞍，所以雖死無悔。今孫三郎既死，難道又改嫁他人。既要改嫁，何不即就張郎。我雖不指望豎節婦牌坊，實不願做此苟且之事，學你下半截樣子。」言罷，放聲長號。倒使方氏老大沒趣，走出房門。鳳奴解下結勝同心帶，自縊梁間。及至方氏進來看見解救時，已不知氣斷幾時了。痛哭一場，買棺盛殮。欲待葬在瞿濱吾墓旁，嗣子不容。欲待另尋墳地，嗣子又不容久停在家。方氏無可奈何，只得將去火化。盡已焚過，單剩胸前一塊未消，結成三四寸長一個男子。面貌衣摺，渾似孫三形像，認他是石，卻又打不碎。認他是金，卻又燒不祥。分明是：

楊會之捏塑神工，張僧繇畫描仙體。

那化人的火工，以為希奇，悄悄地藏過，不使方氏得知。這也不在話下。自古道：不願同年同月同日同時生，但願同年同月同日同時死。可煞作怪，孫三郎先死多時，恰好也在那日燒化。他家積祖富足，豈無墳塋，也把來火化。原來孫三郎自從死後，無一日不在家中出現，嚇得孤孀子母，並及家人伴當，無一人不怕。只得求籤問卜，都說棺木作耗，發脫了出去，自然安靜。劉氏算計要去安葬，孫三郎夜托一夢，說自己割壞人道，得罪祖宗，陰靈不容上墳，可將我火化了。劉氏得了這夢，心中奇怪，也還半信半疑。不道連宵所夢相同，所以也將來焚化。胸前一般也有一塊燒不過的，卻是鳳奴形狀。送喪人等，無不駭然。劉氏將來收好，藏在家中。那送喪之人，三三兩兩，傳說開去。焚化鳳奴的火工聞知，袖著孫三小像，到來比看。劉氏一見，大是驚詫。孫三兒子漢儒，年紀雖幼小，孝出本心，勸娘破費錢鈔，買了此像。做起一個小龕子，並坐於中，擺列香燭供奉。但見：

孫三郎年未三十，遍體風情。手中扇點著香羅，卻是凋腔度曲，但是髭鬚脫落，渾如戴氈帽的中官。瞿鳳奴不及兩旬，通身嬌媚。同心結係在當胸，半成遮奶藏鬪，只見繡帶垂肩，分明欲去懸樑的妃子。

一時傳遍了城內城外，南來的是唐樓鎮上男女，北來的是平望村中老幼。填徒塞巷，挨擠不開。個個稱奇，人人說怪。

正當萬目昭彰之際，忽然狂風一陣，捲入門來。只見兩個形像，霎時化成血水，這方是同心結的下稍，真正萬古希罕的新聞。

嘉靖年初，孫漢儒學業將就，做一小傳以記。後來有人作幾句偈語懺悔，偈云：

是男莫邪淫，是女莫壞身。

欺人猶自可，天理原分明。

不信魔登伽，能攝阿難精。

地獄久已閉，金磬敲一聲。

豁然紅日起，萬方光華生。

同心一帶結，男女牽幽魂。

一為自宮漢，一為投繯人。